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二

竊贏從陽處父

文五年冬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竊竊贏從之乃温而遠其妻問之贏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年賈

李殺陽處父
主意賜處父之剛盡發於外無復于故雖能速於感人而不能久於留於

易喜者必易厭有書於此一讀而使人喜者屢讀必厭有樂於此一奏而使人喜者屢奏必厭蓋是書是樂之味盡發於一讀一奏之間外雖可喜而中既無餘矣其初之喜乃所以為終之厭也善者書者藏其趣於無趣之中非欲掩人之目也得趣於無趣則其趣無時而窮也善作樂者藏其聲於無聲之中非欲塞人之耳也得聲於無聲則其聲無時而窮也至書無悅人之淺效善著書者初讀其書未必知喜而有化人

之深功愈讀而趣愈遠則至樂無娛人之近音善作樂者功德其樂未必知喜而有

感人之餘韻感聽而音愈妙則感一人之韻有于矣天下之理承接上文不能窺於未得味

之前未得書樂之味既不可卒窺必不能捨於既得味之後也既得書樂之味則好之而不能捨矣

起頭引喻發得主意甚明昔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洙泗魯二水名孔子所居之也子貢初見

挾其智而傲之家語端木賜以口才子路初見挾其勇而陵之史記

好勇冠推難佩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能動物悟人於一日之速也二

初見夫子猶且傲而陵之彼陽處父何人耶安敢望夫一見之於塗偶然二

父父遽棄其妻子躡僑擔登遽然穿屨於從之如不及從處父遊自世

俗觀之其移人之速若過於夫子矣後抑然夫子雖不能服由賜於

一見而能役由賜於終身終身師事孔子此猶至書陽處父雖能致

窸窣於一朝而不能留窸窣於數日窸窣從處父至溫而還此猶書

也也以一朝之功而較終身之效孰勝孰負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

矣上文發明已書後段抑嘗深考窸窣之言此段發明處然後知陽

處父所以易使人喜易使人厭者抑有由也其失在蓋處父之剛盡

發之於外而中無所留者盡發於外故使人易喜溢於聲音聞之淳

於笑貌就之泛於步趨見之流於寢食平生之神氣皆發露於衆人

耳目之前無可玩外雖震厲而中無所蓄無涵蓄外雖暢茂而中無

所根無培植其始見也其美易見其德易親外貌震厲而所以易使

人喜也解前其既見也索之易窮探之易盡其中無蓄無所以易使

人厭也解前發之為春華有可觀曾不能飲之為秋實無可咀嚼此

而不實指實味而言為玩虛華而忘實味發上是豈為腹而不為目者所肯留哉腹

然窸窣捨處父於數舍之邇伯宗慕處父於數世之下伯宗晉是窸

窸棄處父之華於芳烈方盛之時伯宗捨處父之華於顛顛既落之

日使伯宗居甯羸之地得事處父於未有禍敗之前吾知其終身執鞭與之同戮而不悔矣羸之知幾賢乎哉

邾文公遷於繹

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迂也吉莫如之遂迂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理之未明君子責也置是責而不憂其責固不可追惴惴然不勝其責而函求理之明則天下之患必自此始自夫人之有函心也始求說於理之外姑借世俗之所共信者以明吾理樂其說之易行忘其害之終反夫豈知今日之快乃所以召他日之患耶囂淫妖祥之說執左道以迷民者也辭而闢之不責之君子將誰責然君子任是責者不亟於明理而急於辨誣謂以理告人喻者十三以事告人喻者

十九蚩蚩之氓難以是非動易以禍福回於是俯取禍福之說即其

共信者而曉之武王不避往亡而勝商見北明帝不避友支而降漢

見本我反得亨借是事以明是理向之溺於囂淫妖祥之說者果何辭而

對耶嗚呼是徒思其說之易而不思其害之反也說以事立亦以事

隳人以事信亦以事疑君子所恃以闢囂淫妖祥之說者理在焉故

也苟捨吾理而屑屑然較事之中否則人雖今日以事而信吾說他

日亦必以事而攻吾說矣自古及今囂淫妖祥之說其不驗固衆然

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

之事多於吾之事則吾不戰而自屈矣至正之理不與事對今吾以

欲亟之故捨理就事下與異端並立於爭奪之場而僥倖於一勝危

矣哉善夫左氏之論邾文公也文公卜遷于繹督史以為不利文公

幸而偶合者亦不乏也我專舉其不驗者彼專舉其偶驗者萬一彼

4.

不從其言賀迂者在門吊喪者在閭此固瞽史得以藉口而闢其說者之所諱避而不敢稱也今左氏不諱不避明著之書又從而以知命許之獨何歟蓋左氏所主者在理不在事事之偶驗不足為吾說之助其偶不驗亦不足為吾語之疵也有是理然後有是驗布筭以步星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測圭以視日有是理也故驗不驗之說生焉乃若壽夭死生之正命豈淫妖祥之邪說判為二途觀不相涉安得以彼命之壽不壽為此說之驗哉當文公之既死指以為瞽史之驗者固不足論當文公之未死指以為瞽史之不驗者亦不免捨理就事也左氏所以發知命之言於文公既死之後者良以事雖偶合理本不然違卜而終既不足以損文公之明則言卜而驗者豈足以增瞽史之重哉吁瞽史所以能簧鼓一世者不遇幸其事之驗耳自左氏知命之言立則事雖偶驗人不復言瞽史之技至是而窮矣伐其本塞其源信矣左氏之善為論也

齊公子商人驟施於國

文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上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也

自治之說古今論治者以為根極然固有名似而實非者不可不深辨也自治之說曰木有蠹而風摧之隄有穴而水潰之國有隙而姦乘之無蠹之木視風如吹無穴之隄視水如陸無隙之國視姦如愚吾苟自治其國渾全堅密無間之可入則雖有老姦巨猾亦將斂手縮頸退就民伍何變之敢生此固世俗所謂自治之說也即不知木與風相拒故常防其蠹堤與水相拒故常防其穴苟有國者惴惴然深閉固守日與姦相拒則為治者亦勞矣且彼未嘗察奸之所由生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豈有生而惡者哉物有以動之矣匹夫掉

臂而行於道未有為盜之心也少焉見道旁之室珍貨溢目而藩技
級夷莫適為主然後寇攘之計始興未見是室則無是心既見是室
則有是心是其為盜不出於心而出於室明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
舍而篡其國議者皆追咎昭公嫡庶不嚴使商人乘隙以聘亂吾獨
謂商人未嘗乘昭公之隙而昭公實開商人之隙也向若昭公之時
國勢上尊民志下定則雖有悍戾過商人者亦曷嘗有覬覦之念哉
惟其賤正妃而叔姬無寵輕家嗣而舍無威邦本既搖商人始動其
無君之心而聚施之計行矣施而謂之驟者見其昔未嘗施而今驟
施也昔未施而今驟施是昔未嘗有此心而今始有之也商人本心
無惡因昭公示之以利而動於惡然則篡弑之惡果生於商人耶果
生於昭公耶尚論古人者當追咎昭公之生姦不當追勸昭公之防
姦也物來攻我則防之自我致亂將何所防耶以木憂風則可以橐

憂風則不可以堤憂水則可以沼憂水則不可亦有已招之而已防
之也不思已之生姦而反尤奸之攻已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其用
心果如何耶此自治之論名似而實非不可不深察也雖然天下固
有元惡大慙發釁端於無釁之中者矣殆未可專責人君之開隙也
曰人君以天下為一體萬物盈於天地間闔散盈虛徃來起伏皆君
心之發見也後世果真有性惡之人則君固不任其責矣惟惡不出
於惟而出於物故雖君未嘗親誘之苟為物所誘是亦君誘之也雖
君未嘗親陷之苟為物所陷是亦君陷之也將何地以逃其責故曰
百姓有過在乎一人

楚鬬克公子燮作亂

文十四年楚莊王立子孔滿崇將襲群舒使公子燮與子儀
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
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戰黎及叔麇誘之遂殺鬬克及
公子燮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而不得志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父子天性也父不以嘗有商般而疑其子商人兄弟天倫也兄不以嘗有蔡霍而疑其弟蔡叔相雖有莽莽王而古今之廊廟未嘗無相將雖有卓卓董而古今邊閫未嘗無將苟待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此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疎斥而無疑貳且見其惡投之嶺海暮見其善列之朝廷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險薄之徒乃謂已疎者不可再親已遠者不可再近一經擯辱即為仇怨如鬪克公子燮之於楚特以結秦成而功不酬求

令尹而請不遂伺間投隙卒成大變况於罹役放竄極刑者乎故吾不廢之則已既廢則使不能復興可也吾不退之則已既退則使不能復進可也是說既行世主之心術始蠱矣抑不知二子之變蓋出常理之外南嚮而治一日萬機賞未直功爵未滿志者駢肩交蹙巧歷有所不能計苟皆如二子之為則滔滔四顧孰非君之讐乎推而下之則嘗咎之僕不可荷囊橐嘗叱之狗不可衛門闌也世寧有是理耶自古及今挈於鼎鑊起於礎質釋於囹圄任股肱心膂之寄閑大博碩震耀螽斯者代不乏人盍條陳彙舉以開廣主意不當獨摘二子之亂敗其君恢然之度也二子之亂固不可以常理論彼楚莊命之居守待以不疑無負於二子而二子則負之無乃有君人之度乎是不然守國重事也非臨大節不可奪者莫能也令尹非可求之官而臣之有勞於國亦豈當如市人計物取直哉二子之浮淺躁露

如是雖守一障猶難之况委之空宮而授之鑰乎吾見楚莊無君人之明而未見其全君人之度也信如是說則人君號為度有餘而名實不足者必將濟之以察歟曰是非兩物也道學不講蔽者遂謂恢厚純誠不足以御末世之變於是揣摩以鈎人之隱臆度以料人之情日求而日踈曾不知天理洞然本無不燭而吾乃揣摩以汨之臆度以撓之溷亂方寸使之舛錯其所以自智者乃所以自昏也揣摩臆度之私盡則是非美惡之理彰至明之地本在恢厚純誠中世俗乃捨之而競求於譎詐辨慧之際何異買楚而屠燕哉爾欲察母厭昏爾欲巧母厭拙

單伯請子叔姬

文十四年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季文子如晉與子叔姬故也註云因晉請齊。齊

入赦單伯歸子叔姬文十五年齊人歸子叔姬王故也註云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

使叔姬得歸

前人未決之訟後人之責也前儒未判之疑後儒之責也吏職官府儒職簡牘官府有枉簡牘亦有枉辨今世之枉者屬之吏辨異世之枉者屬之儒人雖有去有來然同一官府也事雖有久有近然同一簡牘也吏不得以非已之時而却其訟儒者亦豈以非已之時置其疑而不辨哉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於齊左氏無異辭公羊穀梁兩家以為單伯淫於叔姬是以見執從左氏耶則單伯無毫髮之愆從公穀耶則單伯有立山之惡此千載未斷之獄待後儒之閱實也吾請以經為律以傳為按以同時之人為左驗平反而昭雪之今訴人之罪者所訴之謀其氏族爵位鄉土猶不能知則弗待訊鞠而知其為誣單伯實周臣而公穀乃以為魯之大夫周魯之辨且復倒置尚未

辨其為何國人則所言之罪豈足信乎吾非據左氏而指單伯為周臣也公穀方與左氏訟左氏之言雖直焉能折二家之口哉吾之所以指單伯而為周臣者蓋以經知之非以左氏知之畿內諸侯見於經者多矣祭伯之來隱元年凡伯之伐隱七年毛伯之錫命文元年召伯之會葬文五年考其書法與單伯無少異公穀何所據而以彼為周以此為魯乎自周之外經未有書諸侯之臣為伯者猶舉內大夫以明之暈挾柔溺豹姑意如之類不氏而名者也叔孫得臣仲孫何忌之類兼氏而名者也公子慶父公弟叔肸之類配親而名者也仲遂叔老叔弓叔誼之類配仲叔而名者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不書名者獨季子來歸一語而已曷嘗聞內大夫不名而書伯者乎公穀之誣瞭然矣政使如公穀之說以單伯為魯大夫則聖經不名而書伯亦嘗如季子之比季友有討亂之略有託孤之忠以身為一國之安危故

春秋不名以貴之若單伯果魯大夫聖經不名而書伯必有大功大善居季子之右安得反負淫齊之罪乎負甚大之罪而得甚美之褒則何以為孔子何以為春秋孔子是則公穀非孔子非則公穀是特二說以詰二家雖秦儀代厲亦未必能置對也左公穀者曰單伯之列於經自請叔姬以前如逆王姬如伐宋如會鄆不絕於簡至請叔姬之後則載於策者有單子而無單伯庸詎知書伯者非魯書子者非周乎曰爵列升降各隨其時如滕前侯而後子不聞其兩滕也隱十一年滕侯卒威二年滕子來朝祀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祀也僖十七年祀伯來朝祀前伯而後子不聞其有兩祀也僖二十三年祀卒是何足以病吾說哉或者又曰前古在直未辨者何可勝數單伯之事特牛一毛倉一粟耳浩浩塵編子能盡發而細辨之乎曰人無故負冤更百世而莫能雪後之人又以為瑣屑而不足問是終天地而無伸眉之日矣推是心以蒞官臨政則攬山積之文書對腐至之

黎庶必將厭其叢脞漫不復經意抑不知我視之甚微彼視之甚重我視之甚緩彼視之甚急亦何愛傾刻之勞而使彼賚沒身之恨乎肆於孰聽於府執筆之際皆不可不思

宋華耦辭宴

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嘗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臣意華耦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而左氏絜稱魯人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者果何待魯之薄也

君子之立言

著書立言以垂後世

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

不敢自重而輕人

雖至奧

至邈之理未嘗輕視天下逆料其不能知故識雖在一世之先

見識維高

於人而心常處一世之後

處心每下於人

是非推遜不伐而自記於謙退也

下

君子所以尊

重天子之意

降衷在天

衷善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秉彜在民

彜常也詩曰凡民之秉彜

具耳目鼻口號為人者

凡具人之罪者均此降衷之性同此秉彜之

罔不備參贊化育之

神無不可以資天地之

經緯幽明之用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無不能貫而通之使相為經緯者

吾其敢以淺心隘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乎

君子所以尊重天下之人意蓋如此

至於父母之邦尤君子之所祇畏而不敢忽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於一草一木猶嚴如是况於人乎左氏世傳以為魯史

左氏不知何人古今以為左丘明先儒遜下之矣然則魯其父母之邦也

其載華耦來聘

入本題事無故揚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威公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夫孔父餘見本題註

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

言魯人稱華耦應對之敏

左氏之意

原其立意豈

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所貴乎

料得左氏譏笑魯人無見識如此

耦之言

辭宴之言

少知禮義者皆知賤之

賤其暴揚先世罪惡

雖當時二三浮薄輩

妄相矜衛

魯人稱華耦為敏者必是此等人

然曲阜龜蒙七百里之封

此言魯地之廣也記明堂

位曰村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詩魯頌閟宮篇云奄有龜蒙龜蒙二山名

寧無一人知其非者

其申豈無人能

知華耦今槩稱魯人以為敏槩九今果哉左氏之論也游責槩稱魯

入以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子是謂魯無一抑不思所謂魯人者責

左氏陳誰非爾之黨友乎非疎者則左氏誰非爾之姻戚乎其親者

薄卿里誰非爾之師長乎其尊者則左一出言而盡置黨友姻戚師

長於庸鄙之域魯人一言是盡以其黨友倨傲暴慢之氣勃然可鞠

形於魯人以語歸之以不孫不弟之名孫弟並去聲吾意左氏不

能辭也無辭以解不昔吾夫子亦嘗稱魯矣如下文曰魯無君子斯

焉取斯出論語孔子稱必子賤為君子人又言假使魯國無是夫子

一言而待魯為君子左氏一言而待魯為小人左氏之罪人心之不

同如是哉總結孔子左氏魯一魯耳夫子以夫子之心觀之故見其可稱左

氏以左氏之心觀之故見其可鄙所存易於內而所觀變於前也或

謂左氏之言魯人前面已罵倒左氏此特蚩蚩之流耳稱魯人者自

之至於闕達博雅之君子若是此敢名之以魯人哉則左氏必不敢

曰又與或闕達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君子雖有然履魯

地啜魯泉服魯藥食魯粟步趨飲食苟不名之以魯人雅君子亦豈

九夷八蠻之人乎議論一為君子而背鄉閭殘名教不以魯人自命

假使君子而是外父兄而耻與同類也是謂我自為君子而御夫豈

君子之所敢安哉果是君子其吾益見左氏之誤也深得反難雖然

衆不可盡言也本不可忘也左氏之失固不可復蹈也迺若十人之

聚三家之市凡鄙汙下皆無足取斷之一言不亦可乎曰至理均賦

先覺者為聖為賢未覺者為庸為鄙彼雖未覺然是理洋溢往來於

眉睫步趨間屈伸俯仰無非動人悟物者吾方左酬右酢之不暇慢

心何自而生人見吾與庸鄙接而不知吾常與天理接也終日與天

理接敢輕乎哉

公孫敖二子

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皆死

物之移人者莫如權位仰視其冠昔鵠今貂俯視其服昔緼今貉飢視其食昔簞今鼎渴視其飲昔瓢今卮是孰使之然哉權位移之也其移有木者焉卑者可使踞重者可使浮樸者可使華恪者可使慢其移又有木者焉貴者自處於尊夫足駭使尊者反安於卑可駭也尊者反安於卑未足駭使貴者併忘其尊可駭也吾是以知權位之移者不特其人而又且及他人不特移當時而又且及後世居權位之間者可輕乎哉始公孫敖生穀與難而出奔復生二子于莒季獻子實穀之子其視公孫敖則祖廟也其視在莒之二子則叔父季父

也二子還魯傳稱孟獻子愛之聞于國及有戕伐之譖二子則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乃皆犯寇而死味二子之言反視孟獻子若大父行自處於孺子之列左氏從而載之亦忘二子之為叔父也獻子雖地居宗主位列國卿然天屬尊卑要有常分愛而不敬固已非禮二子見人爵之尊而忘天屬之重後人之載筆者亦從而忘之權位之移人可畏哉本宗之親長幼高下雖牧圉皂隸甚黷而昏者猶能數之今一移於權位卑者自視若尊尊者自視若卑繆亂舛錯不復能記則他事遺落者可勝計乎父兄之所訓師友之所詔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稚幼之所志壯大之所習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邦國之所係朝廷之所紀其廢忘者不知其幾也凡吾前日之所學所聞所講所畫幕布派別羅列曾次皆坐聲利而汨陳之可不深懼耶嗚呼孟獻子之沒至于今將二千祀矣其聲華

寵利蕩為太虛不可控搏焉有氣焰之能移人哉然讀其書者習其章句安其訓詁尚有不悟二子之為叔父獻子之為兄子者况於身處其時親當其地乃欲卓然自覺於沉酣膠擾之中難矣哉

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十二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

齊人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長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衆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齟齬牙撐拒捷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鑄開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為此時設言豈特為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論其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壯刑名乎求之申韓耕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於簡冊之內而不敢聘君子

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所以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順守之說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武逆而取之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湯

人雖爭之強辯之疾終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

旁之病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衆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齊懿

公伐曹入其郭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雖不一大要皆為懿公

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

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

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遊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為兩事吾是知逆

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

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猶而葉薰古無是

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祭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

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

遽行其意彼其意禮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

取以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春秋列國

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憚者既曰以亂取矣以禮

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

前語方脫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心猶

有所未安者耶時寢遠論寢廣至於隋唐之際所謂逆取順守弄文

墨者徃徃道之晏然不疑若誤犯以為六籍語者尚矣言哉此吾所

以獨與文子辨而切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

義手戕二昆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臨朝而無愧色第正觀之治前代鮮居其

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胠篋探囊而揖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為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

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二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群蠻叛楚

文十六年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有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徒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有濮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有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口有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滋使廬戰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帥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淑曰不可姑又與之過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冑所以服涇隰又與之過七遇皆北唯裨漁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期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員自句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

諸侯自蚡冑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與臺隸人莫不氣吞歎舌之君長歲小饑饑庸人率群蠻而叛之正如蚊蚋撲綠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徒都仰視庸濮爰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輿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者弱雖封疆輿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為賈之言一發大小老稚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之盈而不見困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滅庸四境如掃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為賈未謀也則楚以強為弱為賈既謀也則楚以歉為豐無其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運饋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廬戡黎之兵有子陽窻之謀有師叔之謀有子越子員之旅合衆智華群力用集大勛豈專為賈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動雲飛川決雖焦僥戚施

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會故回大勢號為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
 决鴻溝之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乃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
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東歸漢王欲西
 歸張良諫遂用其計五年圍羽垓下楚地悉定有邳彤以决河北之
 留則弁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世祖從薊還矢軍欲至信都乃
 選精騎迎世祖與世祖會信都世
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安自送西還
 安彤曰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警動三輔墮損威勢非計
 之得者也世祖天下患無張良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
 而不患無弁異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為賈之一言退自
 竄於版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間其有匹夫之
 决者不過先徇馬填溝壑耳賈也昌言於庭挾楚國頽仆之勢而起
 之徧國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
 能辨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醲昔之治兵
 盖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為書告趙宣子

文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危於是晉侯不見
 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十一月隨蔡侯以朝
 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
 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
 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
 往朝以陳蔡之家迹於楚而不敢二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
 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拜見于君夷與
 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者畏尾身
 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
 德則其鹿也變而走險急何能釋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
 敝賦以待於險唯執事命之晉鞏
 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婿也為質焉

井有餘潤圃者不為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為之增橐天下之理
 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
 分地分民以建諸侯主焉而朝鼎焉而食輅焉而遜趨鼎焉而燕臺
 其門觀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答天地

大德而先王制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其力而不得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何益哉嘗建置其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厭其多求於鄭鄭不勝其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褫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辭蓋求之太盡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乎然則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况俱號為諸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承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為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為得失哉以迹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踈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為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為慢抑不知為晉楚謀者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謀不至於府晏然靖謚號為無事以晉楚之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邠歆閻職弒齊懿公

文十八年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閻賊之妻而使駝駮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舍爵而行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
怨讐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
踰於常人而欲為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闇者也發褚以示盜者
也決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
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
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知含洪光大為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
然以為不可學至其下者輒然以為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閭戕之妻
則邢歆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
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
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
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為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
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鷙暴熱然無情推已之情而

謂人皆然此其所以日親歆賊而不料其果於復讐也人怪懿公之

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已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

子劭之事實之邵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

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

元嘉之變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梟弟鏡何其異軀而

同情也南史宋文帝紀商人之待歆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已不復

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考傳之所載二子既

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所憚而又切有所感焉當懿公謀逆之時貸

粟之際曲澤私德偽聲虛譽營立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

宗而切其國居位未幾以凶虐而殺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無

一人仗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緩步出郊略無所憚至於是然後知

區區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齊懿公罪惡貫盈本無足責吾特表而出

言地補言身來
卷之二十三
之以為好行小惠者之戒

襄仲殺惡及視及叔孫惠伯立宣公

註在十七卷

天下之亂無形者不可討無志者不果討無助者不能討合是三無
亂之所以成也匿機閉鍵覆阱韜戈城府高深不見纖隙是謂無形
視國傳舍視君奕棋小寇不訶大寇不禦是謂無志膽壯形羸志強
勢弱孑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謂無助發於彼者有形立於我者有志
資於外者有助亦何姦之不消何難之不平哉宜消而長宜平而傾
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屢歎也叔仲惠伯之禍吾嘗三復其事而悲
之惠伯受遺輔政履危疑之朝固當蚤警暮戒大布耳目剪荆棘於
萌芽之始殪虎兇於蠕動之初雖深譎沉隱之謀猶必鈎考而披扶
之况襄仲親以殺嫡立庶之計顯語惠伯不訊而承不索而獲是天
發其姦賜惠伯以討亂之機也惠伯撫機不發見亂之形恬不為備

意者惠伯沉浮媿阿無徇國之志歟惡視之難殺身就義凜然不負
其意謂惠伯無徇國之志者誣也有徇國之志而見逆國之形是宜
忠憤俱發百舍一赴如注坡馬如縱壑魚如解網鷹為擊容畧刻之緩
顧乃束手待斃噤無所為殆惠伯困於無助畏襄仲之多助而不敢
發也襄仲所持為助者獨齊耳出姜賈齊女而子惡齊之自出也齊
所以不顧其親而從其請者特以襄仲專政欲以親魯耳惠伯若亟
遣使於齊接媿戚之義明利害之數以感動齊侯則齊未必不翻然
改計蓋棄至親之甥而即甚疎之人齊必不為也捨已立之君而待
將篡之賊齊又不為也墮救患之名而取黨姦之謗齊又不為也惠
伯儻如前所陳以曉齊侯則齊知子惡有惠伯為之內主又知襄仲
不能專魯之權則安肯捨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齊助則塊然几上
肉耳儻如倚晉傾魯氣蓋一國晉人朝侮而儻如夕走

成十六年
惠伯誠

能厚結齊驩以孤襄仲之援吾見臨留之壇未反而東門之室已震矣釋此不為乃損身皂棧與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為惠伯惜也嗚呼襄仲泄謀於人在法當敗公室連姻於齊在法當親惠伯可討而使齊襄仲轉敗為成可附不附而使齊侯變親為怨雖有區區之心何救龜玉之毀乎是以君子惡徒善

季文子出莒僕

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藏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如事也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也器為廢主藏之名類廢之用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州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藏兆也保而利之則主歲也以訓則昏民

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魯道衰而權移於季氏

李氏魯公子季文之後

議者徒見其專權之

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

引入吾讀左氏書

至季文子出莒僕之

事見本題

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

立一篇

權君之所司也

權

柄堂陞甚高

鑄甚嚴操柄甚尊

豈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奪其

權

以發明人臣所

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

宣公篡位是

必有名焉然

後能假之

莒僕弒君是

必有術焉然後能攘之

託大義以逐宮僕是

吾於莒僕之事未嘗不三嘆文子之險且譎也宣公篡立

宣公文公

襄仲殺太子惡及

大臣未附國人未信

上自大臣下至

其權未有所

屬

此千載一時之大隙也

應前可

以季子之富強投其隙

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

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事

僕錢其君與宣公

借其

名陽假去惡之名應前名字閱其術陰行盜權之術應前術字嘿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

悟所以議者不見竊權之由深矣哉文子之謀也以其用心深險用計詭譎故人不悟宮僕弒君竊

邑註題宣公不惟納之受其寶而又欲封之與之邑是固群臣之所當爭也

宣公當諫文子託去惡之名不諫而目其術改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宣公命今

日必授文子檀改授字為達字使掌刑獄之卿宮僕於魯國境外以嘗試宣公意宣公之心意以謂

君苟怒我耶若宣公怒我之所為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我亦可以得此美名

君苟聽我耶若宣公從我之所為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我則可以得此實利退不失

譽若怒則得名進不失權若利則得名君有從違我無增損結上兩端其自為計乃

如此發出文子心術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轉說文子盜權高於古人蓋成則受

大福古人所覬成敗則蹈大禍以惡敗古人所未成不惟免禍且得忠直之名其

失蹇謬之稱者獨義子雖盜權不成不惟免禍且得忠直之名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此文子之計所以險譎既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

文子使史克詹公而公不復敢詰終莫能詰詰問也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史克之言正而公不復敢詰

上君嘉其直上所眩人誦其忠下為所眩而不知國命已移於冥冥之中君有命而臣下敢擅自改易宣公不能更千百載自後時以

正其罪自是美權落落季氏之手矣更千百載自後時以觀者猶以斥

宮僕為文子之美史克之言而惟可以欺後世莫有辨其為竊權之者起

其竊權者不于引事見吁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諸葛亮與司馬懿對壘渭南相守百餘日

亮數挑戰懿不出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及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領軍退不敢逼於是

揚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說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

死姚崇說姚崇將死戒其子曰疾果不救則以吾平生好玩所寶置而為之張承相彼得之當為吾作神道碑既而張說果受其子獻

百歲之後乎以此見文子之術深至其後世子孫取下城費舞佾設撥之類狼

縱之迹若泥中之鬪獸蓋得文子之粗者也吾詳考史克之對此而論

史克之妄極為精當歷數宮僕之罪數其弒君父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此論

極為精當

宣公負篡弒之惡武太子惡而奪其位實魯之僕耳聞克之言其

類者不類者不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恐學者咀其華而忘其實故也

而襄仲試之無禮於君孰大於是其罪與行父乃恬若不見者坐視

於莒僕在吾思則從之可憐哉文采文采克之繆妄不情若此類其衆孺

行父尚記文仲之教乎發明史前日襄仲之難襄仲公嗣主受弒太子

無禮於其君者篡弒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言殺之不赦鷹鷂呼

摘其妄以示之示孝者母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然克之辭浮麗夸靡有此學者或咀其華而忘其實後其文而不察其心吾請

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誑之惟宣公而使之信如謂舜有大功二十

是誑語一脅一誑押闔揖制押闔謂誑真季氏徒也言史克真季

身後之愛憎可以驗身前之臧否聞其名而共慕之見其嗣而共恤

之是人也必有遺愛在民者也聞其名而共誣之見其嗣而共疾之

是人也必有遺孽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惡之辨至於子孫而後定遺

在民則民見其子孫而後之遺毒在民則民見其子孫而疾之以宋之淫而實於虞見尚以盈之材

宋公殺母弟湏及昭公子

文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湏以作亂十二月宋

公殺母弟湏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

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

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

武氏之族以曹師

伐宋宣三年宋文公即立三年殺母弟湏及昭公子武氏之

之族武氏之族以曹師伐宋狄宋師闔曹報武氏之亂也

而後定者何哉蓋怨君者民之不得已愛君者乃民之本心怨心既息而思君之心復生故見其遺嗣

而亡於魯見晉書非尚論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無道也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衆叛親離而殞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

而惡不朽其平日之所踐歷猶將削其迹而去之况所謂子孫者豈

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為亂道與道同雖不克成隨為

焉能搖民心傾國勢人心為其所動震盪謹動一至於此殆未有知

其說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嘗有是矣曷嘗聞生則厭之死則

懷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於民哉何以動君天也誰說上文疑

大民之於君固有不可解於心者愛君之心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

君位矣以為天矣君民之間盖自有不膠漆而固者所以不可前日

之怨豈民之本心哉怨君者出物有以迫之鈇焉鈇焉則怨鈇以

怨斯焉措焉則怨於不得已故民怨遊觀田獵以妨臺焉圍

焉則怨築臺疏圃以勞至於身沒之後鈇鉞弊利者桁楮朽初矣畋

遊弛無復妨臺園荒無復勞前日之怨宵然空然墮於渺洋不見蹤

跡致怨之物既空冰泮則水生流者水塵盡則鑑徹明者鑑怨去則

思來思者民愛斯民始休惻悽慘思其君追惟疇昔君臣之義天理

見其遺嗣幸見先惻怛興憐憫恤之心故姦究乘之如武氏族道猶

足疑誤群聽蓋因民思此真民之本心也此見怨君惜乎此下轉

在身民之怨君在思在身後民之思君在昭公親當今日之怨正

之群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後雖見思此其所以獲危亡而莫救歟當

於大夫國人無可容身之也已無及矣當昭公將弑之際徬徨四顧無非仇敵

塗窮勢極自赴阨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此言昭公尚特奪

於殘虐不暇思耳愛君本心為一使昭公奮發悔悟一念改前之為

變虐民之事為仁民之政則民將移其身後之思於身前一觸其幾斯民愛君之

思向之鴟鵂惡禽皆奮鳳也變為向之董葛毒藥皆參朮也變為向之砥

質就戮也皆几席也變為安身之地向之仇敵仇讐皆姻婭也變為親戚之人遷善之

門翻手可關一反手間可開適治之路舉足可登一舉足間可登乃延頸

待斃自謂無策昭公下然明知孟諸之禍勢蹙途嘗自赴死地愚矣哉深責昭公不能改圖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四

晉不競於楚

宣元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晉又會諸侯于亳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晉侯後趙宣子為政舉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下流固惡之所歸也舉夏之惡皆歸桀舉商之惡皆歸紂雖有龍逢比干之徒特一簣而障橫流終莫能遏其歸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感頌疾首坐視其君為惡之所歸而不能遏則有之矣恬亂肆行推惡於君忍以其君為歸惡之地者是誠何心哉晉靈公之不君固眾惡之所歸也侈以敗國貪以失鄰皆靈公之實惡而非所謂歸惡也吾獨怪荀林父當時號賢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賂而還浸失鄭之助而成楚之強意者迫於靈公之暴而不得騁耶則林父是役秉鉞專征本非有所牽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明大義於天下顧乃

怵於小利遷延退却林父非不自愛重者胡為而甘受貪怵之名也哉其心必謂靈公之貪侈聞於天下吾雖受賂而罪諸侯必以罪靈公而不罪我幸有靈公以為歸惡之地固可借靈公自解以逃罪懦苟得之責此其所以取賂而無所憚也不然則林父前嘗事襄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後嘗事成公矣何為而不取賂耶不前不後而獨取賂於靈公之朝者蓋襄成失德不聞於諸侯於是時受賂則惡名必歸於已至於靈公則素負貪侈之名且林父得以嫁其惡也左氏載晉失諸侯不競於楚之由亦不過歸罪靈公之後初無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則林父之為謀亦密矣嗚呼莊躄為盜於楚而楚之盜皆託之莊躄莊躄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盜而歸莊躄以盜名者是亦一莊躄也莊躄楚威王時為將靈公為惡於晉而晉之惡皆託之靈公靈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實為惡而歸靈公以惡名者是亦一靈

公也况林父被服名教習知君臣之義而忍為此其惡殆甚於靈公矣鼯鼯昏出鴟鶚夜號乘闇妄動物多有之吾不意林父亦為此態也或曰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古之人固有自毀而分謗者齊管仲安知林父之不為此耶曰謗可止而不可分分謗所以增謗也君有失猶望臣正之君有過猶望臣規之苟同君之惡自謂分謗上下相濟混然一體則復何望焉一君之侈縱民且告病諸臣又為侈縱以附益之民何以堪乎是其於謗不能分之使薄適以增之使多也一炬之火炎崗燎原鬱攸蓬勃或者乃分為數炬欲以殺火之勢有是理乎故曰分謗者所以增謗也

鄭人獲狂狡

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我昭果毅以听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義也

君子之與邪說辨也不得已也商宇嵬瑣一世皆傾辨之則吾道存
不辨則吾道喪此其勢不得不與之辨也世皆知其非而吾猶辨焉
是得已而不已也然天下之患每自不辨始一粟在地有時而生一
說在世有時而行彼其說雖淺謬狂僻夫人皆知其非然要有是說
存於世今日棄之安知他日無取之者乎今日鄙之安知他日無慕
之者乎君子徒見始之人不被信也遂不復置之齒頰間抑不知是
說在世自根而芽自芽而葉浸長浸興日以滋大百年之外數傳之
餘終必誤人而後止吾是以知邪說果不可使有也宋襄公待不重
傷不擒二毛之說以敗于泓信二十二年舉國皆咎之其說不足以移人
可知矣果糧坐甲固敵是求非我殺彼則彼殺我當是之時反欲縱
敵以為仁其迂暗至此尚足與之辨乎况國人皆知咎公必無肯蹈
其覆轍者是襄公之說適以自誤而不足以誤人固君子之所不必

辨也三四世之後乃有狂狡者生長於宋聞襄公之風而悅之大棘
之役與鄭人戰不忍鄭人之入于井倒戟而出之反為鄭人所獲祖
襄公之餘論自取俘勇然則襄公之說近不能移當時之國人遠乃
能誤後世之狂狡是知邪說不足以惑當時者未必不能惑後世君
子之與邪說辨其可以當時之從違為斷乎凡天地之間有是物必
有嗜之者有是說必有從之者動人之物不必真動人之說不必異
昌歎羊棗品凡味劣更千百年未嘗得俎豆於相梨橘柚之間忽有
嗜之者至終身不能忘文王嗜昌歎曾哲嗜羊棗異端邪說之在天下固有鄙陋
乖誤不足以欺愚眩衆者然安知世無偏好獨嚮若狂狡之於宋襄
乎吾是以益知異端邪說果不可存於世也自道術既裂異端邪說
起如蝟毛所聞者可得而攻所不聞者烏乎而攻之所見者可得而
攻所不見者烏乎而攻之今欲禽獮草芟使無一說之存於世難矣

哉曰是不難其本在正人心而已孟軻氏以與諸子辨獨捕舉楊墨
 一商家以例其餘同時如列禦寇莊周者未嘗問也同時如申不害
 商鞅者未嘗問也同時如鄒衍公孫龍者未嘗問也孟氏豈縱敵為
 吾道累哉蓋人心一正則詖淫邪道之辭穢蕩無遺固不待歷詆而
 徧攻之也一日既升群陰皆俟一雨既決群物皆濡牖牖而燭之畦
 畦而漑之則天之為天也蓋勞

鄭伐宋囚華元

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
 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
 十乘俘二百五十人殺百人狂狡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
 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且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
 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
 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
 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
 遇以

主意華元殺羊食士而不及其御蓋厚待羊斟而非
 薄之也豈料羊斟不察其意反駟車而納之死地哉

天下之情相與固清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或似厚而實薄不可不

察也一篇主意在此子弟與鄉人皆在席設此事為觴酒豆肉假使有一觴之

必先鄉人而後子弟先疎後親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設蓋疎則

相責解故不可不與親則相怨相責則不容不先故可以不與其待

鄉人物至而情不至雖先之所謂厚之而薄者也疎之則實薄其待

子弟物不至而情至雖厚之所謂薄之而厚者也親之則實厚凡人

情相與相與猶至於無間先問謂則用之不憚不以用置之不愠不

捨我予之不辭與而辭之奪之不怨奪而怨之曠然相期於形骸之

外相忘夫豈以薄物細故而遽為向背哉發盡主意以華元殺羊食

士入事華元將戰而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為華元御車人皆以為待

羊斟之薄外似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焉以情而言所謂元之意推

原

華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年矣服役已久左執鞭右奉轡轡馬繩也執鞭奉轡御者之事

旦則皆出暮則皆入出入未嘗不同險阻寒暑涉歷險夷之地升降驟馳升降

高下驟馳坦途無不與吾俱未嘗離吾左右相悉已深相信已熟相與至無間今日饗士

烹羊之舉特為士卒設耳吾肘腋同體之人謂羊斟為御豈計一杯羹以為輕重既已相忘

必不以此為意如及踈者遠者可也自其及於羊雖不及於羊斟然親厚

之意固已踰百年而豐五鼎矣其意之厚踰於百年豐於五鼎所謂薄之而厚者也斟不知享

其意承上意字而徒欲享其食腹為重忿突勃興逞其怒驅車趨敵御

元之車以入鄭師元之車以入鄭師投華元於死地致為鄭人所執覆襄師徒而不顧元特之以君子

之心待斟斟報之以小人之行報以薄非特負元乃負國也不特負元而喪主將

而敗宋師抑且負國議者或謂元御下寡息設疑反難蓋即分羊一事以起羊

斟之怒羊斟之怒元實傲之吾觀元之為人又與華元分解樂易慈祥之氣温然可挹

慰解勉勞若恐傷其意者但曰子之馬然下至隸役之嘲譙亦遂

巡退避而不校則元豈寡息者哉元尚能恕斟於既為變之後不殺

其來奔乃不能撫斟於未交兵之前以此言華元非御下少息者無是理也此吾所

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收照然元亦不能無罪焉結尾却畧

罪日與斟周旋相從已久不知其肺腑尚不知其蘊猶以君子待之待以意

物一罪也此不知人之罪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人而如此乃與共載乃使

御託於死生二罪也此輕任人之罪情意未孚此心未信而遽忘彼我示無間

便謂可三罪也此信非其人之罪明不足以燭姦致知不至反誠不足以動

物力行无素不何適而不逢禍哉取禍之道惜乎華元有君子之資

而未嘗學也資稟雖良李問不講明誠工夫

晉趙盾侵鄭宣二年秦師代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救鄭曰能欲諸

俟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楚滅若敖氏。彼宗競于楚始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宣四年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子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子為質為弗受師于漳遂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澤伯焚射王汰輪及鼓射者於丁寧又射汰輪以貫。盜穀師慎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天為伯焚。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自意物以順至者當以逆觀閉拔汰侈於楚趙盾退師示法以順適其意有投以順而故不觀之以逆所以養成其惡而覆其宗也。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物之順適吾意者未必非禍故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逆我者未必不為禍也。而金繒玉帛組敵之物每足以滅人之國以其順也。霜雪霾霧厲氣未必能生疾以其逆也。而聲色眩遊伐性之具每足以殞人之軀以其順也。久矣夫順之生禍也。意物方順吾意正發禍我而吾又以順觀之不虞其禍則見其吉而不見其

凶見目前之吉。溺心縱欲快意之事無所不為。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矣順。

我生禍以逆觀停筇於大嚼之時警如食之覆觴於劇飲之際警如飲之。

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非至明者。闔板汰侈於楚入本題事汰侈謂驕溢也。帥兵救鄭以禦趙。晉趙盾乃退師示怯詐為懼楚。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順越極之意。

殺為賈而以增大其惡。親集矢於其君之車二矢中王。以覆其宗滅若敖氏之疾。看投之以順而故不觀之以逆故及於禍。殆非看之能誤極蓋極之不能察

看也發此意好察。然看之為謀者難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承上文。

明越極不能察看之意察看之意。豪奴悍婢以喻越極。囂頑狼矣強撈。闔室之人皆畏避之二家之人。出而詈市人一旦出而罵。則必奮臂與之鬪市人被罵。

敵畏其豪悍。無畏避之者。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家人不畏之。此殆易曉也此理甚不。

難曉而越 椒不能察 椒之跋扈 猶如婢 楚人素畏之 爾猶家人之一 出楚境 奴

婢之與敵國遇 則相視猶道路之人 豈復有 何為遽下之哉 趙者何 趙者何

避趙者 卷旆改轍 收車未戰而卻 未交兵 逡巡若有所懼者 疆而不

敵 此理之不當然也 揆之於理 不當如此 理不當然而然 今無此理 其必有所

以然矣 存乎其間 椒於此 曷不深致其觀乎 責椒不謂晉封略不如

楚則否 則相若也 謂晉謀臣不如楚則否 則相若也 謂晉甲兵不如

楚則否 則相若也 反覆推考 莫知其端 莫測事 是殆養我而納之於

禍也 越椒果能如此 則牛羊犬豕 醉於豢養 貪食而身日腊而死 日

近 殺食之矣 椒趾方顛 圓靈而為人 乃坐受仇敵之豢養 反為晉

增貫盈 驕侈益增 自赴刀几 自取滅亡 亦愚矣 羊犬豕矣 向使椒獨肆

其侈 不遇趙者 以養其惡 豈遽至於此極乎 又設一問 若椒不曰 答

意在於善 念念在 於善者 凡所遇者 皆養吾善之物也 可遇事之順逆 皆

於惡 念念在 於惡者 凡所遇者 皆養吾惡之物也 是遇事之順逆 皆

看之設謀者 然後能養其惡哉 椒豈必遇看 一雨露也 為引此 一寒暑

也 梧櫝得之以養其柯 條以喻遇事而 荆棘得之以養其芒 刺以喻

其惡者 造物者 曷嘗有心 厚梧櫝之材 而檢荆棘之毒歟 非能養人

善惡而人 咸其自養 而未有養之者也 言造物無 椒苟意於善 苟能

自養成之 善者 雖示弱而養其惡 雖遇道 未必不逆觀其詐 逆觀順 悚然懼

而啓改過之門矣 是遇看反以 看本將以養其惡 椒反資以養其善

造語 警策 殆惟恐遇看之不蚤也 斷得十 分刑

晉靈公不君 宣二年 晉靈公不君 厚斂以彫牆 從臺上 彈人而觀 其辭凡

也 宰大 厥能 滿不 熟殺之 實諸 番使 婦人 載以 過朝 趙盾 士

季見其手 問其故 而患之 將諫 士季 曰諫 而不入 則莫之 繼

也 會諸 先不入 則子 繼之 三進 及溜 而後 視之 曰吾 知所 過

矣 將改之 稽首 而對 曰人 誰無 過過 而能 改善 莫大 焉詩 曰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夫如是 則能 補過 者鮮 矣君 能有 終則

洋書南生 庚庚

洋書南生 庚庚

洋書南生 庚庚

洋書南生 庚庚

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類之又曰衮服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沒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知死也觸槐而死

天下之亂常基於微而成於著知微者謂之君子知著者謂之衆人
 黎離之嘆雖輿臺牧圉共悲之至若見銅駝荆棘於全盛之時則非
 知幾者莫能也晉靈公暴戾凶虐觴趙盾而伏曰攻焉人莫不以為
 駭君臣非敵國也殿陛非戰場也長戈大戟不用之於邊陲而用之
 於宴席弁冕毀裂俎豆搶攘是非可駭之尤者乎抑不知靈公素與
 爭臣為敵彼其殿陛之間化為戰場亦已久矣恃其迹未著人不能
 深察耳靈公失政之初固已外其臣而讐敵遇之竊取用兵之謀而
 為拒諫之計隨會將入諫屢進而屢不視是制之以靜者也深溝高
 壘以待敵者也在其兵法名曰形隨會將進說迎為海過以塞其口

是示之以弱者也甘言卑辭以誘敵者也其在兵法名曰聲形之而
 不能禦聲之而不能動兵法既窮則直搏戰而已此趙盾繼諫於隨
 會之後所以幽有鉏麇之賊明有疾癸之舉也心攻不下始以力攻
 心戰不勝始以力戰人見其既動干戈方釁然駭懼自識者觀之則
 靈公肺肝之內念念舉兵搏俎之上日日流血方臣主相際都俞吁
 咈之時固已使之寒心矣盾也不知其君以仇敵遇已尚饒饒進說
 不止迄致伏甲之變何其見之晚也為者謀者將奈何曰二國相怨
 一使可和二壘相持一騎可解豈有仇敵尚可通而君臣終不可通
 者乎情睽則君門萬里情通則萬里君門其相去一間耳君臣固有
 復通之理彼靈公之無道殆未易以常法論詎可責盾以必通哉是
 又不然靈公與盾本君臣特以疑阻而視之若仇敵耳若鉏麇與盾
 風馬牛不相及操刃而來是乃負仇敵也其入門伺隙之際豈復有

善意哉一見其盛服假寐形神俱肅哉毒蠲忿寧斃其軀而不敢損
者之毫芒誠敬之動人也如是仇敵之真者猶可乎格况素號君臣
暫為仇敵者乎使君保養此敬立朝之際常如將朝之時未必靈公
之意不回也平旦之氣真粹清明如水未波如空未雲如玉未彫如
如琴未鼓當看盛服將朝之頃此時此境前追唐虞於既往後借朱
泗於方來豈復春秋爭奪之世哉惜其出與物接機械橫生上不能
救主失下不能免惡名回視平旦真粹清明之地駟奔雷逝而不可
還矣雖然春敷秋槁者衆木之性也旦存晝亡者衆人之氣也喬松
巨栢貫四時而柯葉不改其視春何有氣之得其養者昏晨晡昧混
混同流亦安得旦晝之辨哉故出乎木之類者無春秋出乎人之類
者無旦晝

晉趙穿弒靈公

宣二年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兵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趨登曰臣待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
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大雖猛何為聞且出乙丑趙穿攻靈
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
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許悼公飲太子止
藥卒
昭十九年夏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
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手有高下故委輕重於權自有憎愛故委妍媸於鏡心有偏黨故委
是非於聖人天下之所以歸誠委已惟聖人之聽何也至公而可以
裁天下之不公也至平而可以揆天下之不平也至正而可以服天
下之不正也中天下而立並受萬世是非之訟天高海澄衆理自見
不為頽閔而損毫髮之過不為跣躄而增錙銖之惡苟持衡不定軒
輕靡常則何以為萬世公議之主哉左氏載趙盾之弒君託為仲尼
之言曰為法受惡吾切意非仲尼之言也看果有惡豈容其辭看果

無惡豈容其受操賞罰之柄者但當核其有無耳豈論辭受之地哉
今言為法受惡是看本無弒君之惡作史者為法而強加之看亦為
法而勉受之耳寧有聖人肯許秉筆者輒加之以惡乎聖人果許秉
筆者加人以惡則萬世是非之衡至是而撓矣法為罪設者也無疾
則無方無罪則無法若謂看非弒君特為法而受惡則罪與法豈兩
物耶自斯言既出而趙看之事始為後世所疑矣看之弒君本無可
疑靈公之殞雖假手於趙穿然莒園之難不作於看未出奔之前而
作於看方出奔之後看身朝出穿變夕與看若不奔穿亦不弒是弒
君之由實起於看穿特為看役耳使穿專弒之謀則事捷之後當席
其威而竊國靈何有於一亡大夫復推之秉大柄乎則穿之弒為看
而不為已明矣看聞君弒而亟反不惟不能討穿又遣迎新君以固
其寵是德其為已用而陰報之也卒為將紀陣及其成功必曰將破

敵而不曰卒破敵奴為主推刃及其論罪必曰主殺人而不曰奴殺
人穿既為看弒君看雖欲辭弒君之名得乎既不可辭何名為受董
狐書之仲尼因之皆以正法而治看之實惡不聞有所謂為法受惡
者也後世誤信左氏遂以為真仲尼之言迺謂聖人之筆固有名誅
而實貸文抑而意揚者公及許世子止之事亦意以其非親弒附之
於為法受惡之義抑不知殺人之情有謀有故有戲有誤謂之殺則
同也殺人之具有刃有挺有醜有藥謂之殺亦同也世有誤以藥殺
人者等之於戕劫屠剝輦刑辟輕重固有間矣然不謂之殺人則不
可許止誤進藥不幸而殺其君雖視商目蔡般之惡相去不啻千萬
至於弒君之名安得而不與之同乎書其弒君蓋法所當然亦非所
謂為法受惡也左氏託為仲尼之言誤後世如此抑其間又有甚紕
漏者益知其非聖人之語焉董狐責看之兩言深中其肝膈之隱所

謂亡不出竟者蓋責其迂延宿留潛有所待以為與謀之證耳曷常謂在竟內則有罪在竟外則無罪乎左氏不達狐之意復託仲尼之言曰惜也越竟乃免審如是則後有姦臣賊子如看者遂謀既定從近關出候於竟外聞事克而徐歸遂可脫弑逆之名矣是為姦臣賊子畫逃罪之策也夫豈聖人語耶

晉成公為公族

宣二年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趙盾有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莩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興於治而廢於亂法之良者也興於亂而廢於治法之弊者也帝辛以暴侈毒天下炮烙剝剔之刑鉅橋鹿臺之賦叢然並起武王服事牧野首反商政還成湯太甲武丁之彝典於一日聞向者淫虐之法

悉妄悉鋤本拔源塞曷嘗深毒遺害以護後之人哉至於成康之世雖欲除弊固已無弊之可除矣後世有弊之可除必前世除弊之未盡其美在後其責在前吾見惠帝除挾書之律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儒術也吾見文帝除誅謗之令然後知高帝之緩於忠言也高帝伐秦雖日不暇給他事縱未能盡革至於儒術之廢忠言之壅寧忍坐視沒身而不問乎幸而惠文刊除其弊使亦如高帝之不問則終四百年之業名漢而實秦矣後世因惠文之得而知高帝之失吾亦因晉成之舉而知文公之闕焉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晉於是乎無公族至成公踐祚而始復之由成公上距驪姬之世所歷者幾君矣先文公而作者如惠如懷蓋不足責也後文公而繼者如襄如靈亦不足責也獨文公名列五霸號稱明君身受春秋賢者之責乃循驪姬之約宗族離析曾不知恤豈可舍此而他責乎况驪姬之難

文公嘗親被之矣其所以顛頓奔走適狄適衛適齊適鄭適楚
 齒髮老於道路者正坐驪姬之詛也幸而反國正位盍懲創是禍轉
 思公子公姓散在之裔多歷歲時豈無駭懼危慄如吾之斬祛者乎
 豈無空乏餓憊如吾之乞食者乎豈無慢侮陵辱如吾之觀浴者乎
 以吾身前日之困悴度他人今日之艱勤是宜亟發號令鳩集撫摩
 以盡惇叙之義顧乃急於功利不暇更革時異事改雖其諸子如樂
 在陳雍在秦俱未免流離之患再三傳之後始克正之吾是以為文
 公恨也天下之弊法固有經千百年而不能廢者矣衛鞅之阡陌也
 漢武之鹽鐵也張滂之稅茗也唐食貨志劉守光之沮兵也是雖知其弊
 然或掣其前或牽其後未易以朝夕去至若公族之制復何所齟齬
 哉今出堂陛而法成有司矣文公之猶豫不變果何意也善為文公
 辭者吾將問之

楚子問鼎

宣三年楚子我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
 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
 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
 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罔聞兩莫能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
 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
 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八
 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王意王孫滿以口下而折疆楚衆人所喜而識者所
 憂也初述却楚之功后責愈周之罪得先揚后抑體

一夫而抗強敵却以王孫一言而排大難以口舌此衆人之所喜而識
 者之所憂也含蓄主意楚為封豕長蛇封大也楚如豕貪如蛇之毒荐食上國數侵諸夏之國

陳師鞠旅鞠告也陳其師旅而誓告之觀兵周郊示兵威以脇周問九鼎之輕重九鼎夏禹所壽

以為傳國之寶楚莊無道問其輕重欲遂取之其勢岌岌岌也若岱華嵩岳將覆而未壓岱岳

也王孫滿獨善為說辭有口引天援神引天謂天

折其狂僭折服楚人狂妄僭切之心使楚人卷甲歸戈逡巡自郤楚莊飲

詳前補註

文昭武穆昭穆之廣鍾簋不移鍾簋之架也不遷水雒都洛邑在東

西遷城闕無改邑復存其再造周室之功實在社稷將欲貶之是

固衆人之所同喜也語應起夫何憂憂字引過憂之云者君子所非憂其一

時之功也蓋他有所憂也喜在今日而憂在他日也意未露天下之禍不可

狃不可玩而幸不可恃不可恃以為安問鼎大變也此豈細事國幾亡而祀幾絕

其焉禍莫王孫滿持辯口以禦之以言語所以楚子退聽者亦幸焉耳上應

字文幸周人遂以為強楚之凶敵如是禍而恃其幸尚畏吾之文告

而不敢前強楚之凶威震懾如此異時復有跳梁畿甸者後未再有

者為正煩一辯士足矣足以伐中矣是狃寇難為常以禍為而真以

三寸舌為可恃也以幸為由東迂以來東迂于洛邑周之君臣上恬

下熙偷安奄七畧無立志無復有志身不見驪彘之釁肯周厉王虐國

幽王王舉大驪山諸疾不至遂殺幽王此驪彘之釁也口不誦板

蕩之詩大雅板蕩一篇皆刺幽王玩於宴安無復後以偷墮無復君

子猶意儻遇禍變苟有敵國庶幾微懼其遇改前之為改宴安為

振為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謂九鼎也桀有昏傳鼎迂蠻夷跋扈夷

楚本蠻荆之國乃敢睥睨蕩搖睥睨謂切窺之欲以腥膻汚漫之以

大羊腥膻也跋扈不臣也侈然有改玉改步之意魯季務意如遂魯昭公季孫潛行

外左定公五年而意如卒其家臣陽虎欲以瓊瑋飲伸梁懷不與曰曰

改步改玉其意謂意如既復臣位改君之步則亦當去瓊瑋不當復復

用以欵也此言改玉改步者言楚欲取九鼎篡天子之位改臣為君也禍變孰大於此應前尚使王公

卿士休惕祗畏假使周之君懷覆亡之虞以亡國則后穆公劉之業

猶有望也后穆公劉周之祖也懼而適王孫滿之說偶行此下言王

罷其君臣相與高枕使謂無遂謂吾舌尚存寇至何畏謂下士徂其

禍而恃其幸應前禍不可恃開之者非蒲歟歸罪於自是之後說後相

襲成俗以文辭言問其治國則先文筆而後德政所以治國者問其

羊曹甫主更定

禦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所以禦寇者問其撫邦則先酌對而後信

義所以交接鄰國者言語而已內觀其實日薄日頽全無外觀其

辭日新日巧徒飾典冊絢麗典籍簡冊尚如在成康之間與成王康

異形勢陵遲國家形勢固已若夏商之季矣與夏商末年下逮戰國

吞噬之際用此一事証極好猶用蒲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

數以譎齊秦與師臨問而求九鼎頽率請東借教於齊謂齊王曰秦

齊王大悅發師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頽率謂齊王曰者周伐

何塗之從而左欺右給飾無實之自矜得計方自矜伐一旦秦兵東

出秦人以辯不能屈非辯士說不能下非說辭緩頰長喙前漢高祖

日緩頰往說魏王豹莊噤無所施閉口結舌稽首歸罪服罪甘為俘

虜為秦始知浮語虛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發盡憂在晚矣哉至是

亦無人有疾病者偶得刀匕之劑而獲瘳乃憑籍餘劑酣縱跌蕩以

自投死地是瘡之於先所以殺之於後也故吾嘗謂王孫滿却之功

不足償其怠周之罪一篇規復此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四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五

鄭公子宋公子歸生弑靈公

宣四年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梅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
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
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
者猶暉殺之而况君乎反請子家子家懼而從之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鄭討幽
公之亂宣十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子
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蓋之曰靈

養生之與養心其同術而異効乎一息之差一啜之誤是其為病朝
作而夕瘳者也養生者兢兢而畏之者非畏是病也畏其相之者也
寒止於寒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瘵為痞為厥為癘
乎熱止於熱夫何足畏然自是而相之安知其不為躁為渴為疽為
瘍乎當其相之雖名醫不能前料其所往養生者其敢不謹其如哉
養心亦猶是也喜怒哀樂補失其正以邪傳邪轉而相之合散起伏

出沒低昂變態萬莫知所終善養心者所以戒傲恐懼閑邪存誠
不敢毫釐失正畏此故也鄭公子宋見宰夫解鼈以指動之驗顧公
子歸生而笑是持相與為戲耳戲止於戲不過抵朝儀不肅之罰其
為愆也微矣然是心一失其正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戲而召靈公
之戲獨不與食以謬其指動之占宋乃勃然愠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此其心之一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宋之怒而召靈公之
怒忿其傲狠將以為大戮宋乃恐懼與公子歸生謀行弒逆為歸生
所拒此其心之再變也是心又轉而相之因公子歸生之拒而生公
子宋之謀反譖歸生於靈公以協之歸生果墮其計懼禍之及卒相
與共弒靈公此其心之三變也宋與歸生始相與戲豈自意其禍之
至此極哉一笑之失誰能免此蓋公卿輿隸人人犯之而官府家庭
日日有是也寧知是心三變之後竟陷大道乎吾不特為往者懼切

為來者懼也雖然水流於下而止於高火傳於燥而止於濕宋也歸
生也靈公也三人之中苟有一人者善養其心情性素治則向來惡
念必有所止而不能之矣宋與歸生之切笑靈公苟知君臣不可相
與為譖則其禍必止靈公之不與宋食宋苟知區區口腹不足累吾
心則其禍亦止宋之染指靈公苟稱罪薄譴不至欲殺之則其禍亦
止宋之謀弒歸生苟義形於色亟正其辭則其禍亦止不幸三人者
情性俱不治以亂遇亂互相激發斯其所以同蹈於大禍也夫豈專
一人之尤耶

楚歲尹克黃不棄君命

宣四年初若敖娶於郟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郟淫
於郟子之母生子文焉郟夫子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郟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免故
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歲尹
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棄君
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

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今曰生主意箴尹犯死以復君命非審於義命者不能也或者猶謂箴尹之歸死正以為求生之計此乃後世謀利計功者之心非箴尹之心也

正其義而不謀其利義者事物之宜也君子所行期於正義而不以謀利為心明其道而不計其功道者非由之理也君子所學期於明道而不以計功為心此二句出董仲舒策此吾儒之本指也道義功可為儒然方自謀利計功之說行後世道義不明專事功利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高可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所行超於世俗之表莫不以是心量之功利及性性以小人之心其為害豈淺淺哉此等議論大為名教之害楚之滅若敖氏也入腹度士人之心題箴尹克黃實其族裔箴尹官名克黃人名闔伯也之曾孫令尹子文之孫適出使於齊奉君齊幸而漏網不預成疾之列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箴尹宜奔地國委質為臣以為避死之計策無先於此者矣無以加此伍員在外聞伍奢之囚奔吳而免李廣利在外聞李氏之獄降胡而生與箴尹之事正相類也箴尹獨以

君命為重不旨棄君之命明知此地而直赴之明知歸楚必死犯難不辭非審於義命一

視死生者豈遽能辨此乎箴尹所為如此誠謀利計功者猶曰功利

死而重吾命楚君必曰箴尹以身死為輕以君命為重殆將赦之以勸事君者必赦箴尹

之為生地也嗚呼下其說是說也上文乃謀利計功者之心也人如

箴尹所為表尚可以汝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青功利之徒箴尹之

言曰棄君之命受命出使而謂棄之誰獨受之為臣不忠君天也君若臣

天可逃乎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由其言以觀其心言者心明粹端直明粹則無

則無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天者公而化矣此天使有一毫覲幸之心

間之若覲覲僥倖為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揜者矣發言必不箴尹

死中求主之計

則無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天者公而化矣此天使有一毫覲幸之心

之有君而不知有已忠君以知就義而不知就生言生以雖不免於

司敗之戮司敗刑官也假使必以死得其所為幸死於君命固瞑目

而無憾也何暇豈預期楚子之宥哉君之赦已死與不死在箴尹本

無加損箴尹之慮不以生而加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

功者之口楚子若殺箴尹則功身雖沒而道則彰矣此心愈今適會

楚子之寬宥於意料之外箴尹之心有如白水無一毫固不待辨不

下說而彼紛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已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言此等

損於箴尹吾又嘗深求其故矣結尾言楚子以子文之精當楚子之宥箴

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文之治楚也此立結尾餘意憫子文之

無後也箴尹非子文之後耶雖復命猶將殺之箴尹果子文之後耶

雖在國猶將生之是箴尹之死生繫於為子文後與不為子文後初

不繫於復命與不復命也本出處下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

耶一歲心事得此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首尾

赤狄伐晉圍懷

宣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立晉侯欽伐之晉敗赤狄

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壺也婦也鄭舒為政

滅潞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侯欽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才雖多何補焉不諫一也嗜酒一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

也謀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皆以茂德茲

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

亦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恃為災也反物

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火矣晉

疾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幸亥滅潞鄭舒

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匡憲林父伯宗所以謀狄者未為不是而林父乃敬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行必非廉盜必非信朝必非許史

必非正漢宣帝史良娣所生即位立皇后許氏二屠袁劉者必非忠

而不知也漢未袁紹起兵誅叛臣董卓劉備典後漢見其事則其心固可不問

者乎設問曰有與伯宗三事而言赤狄伐晉圍懷之際赤狄無道圍

勢方強也其鋒未晉侯欲犯其強赤狄荀林父欲待其衰言不伐

父之策是也此事赤狄酈舒殺伯姬之際伯姬路于之夫人晉景

已暴也其罪已晉大夫欲縱其暴言不可伐不伯宗欲討其罪言狄

伯宗之策是也此事人觀其前赤狄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

父林父之人觀其後赤狄殺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伯宗之孰知

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此下發明圍懷之役林父堅忍以待其衰

亦有所屈信林父何愧焉事雖無愧至於所以設謀者因其言以

曰使疾其民林父欲縱赤以盈其貫養成盈將可殪也如是則可

呼是誠何心哉意在成人之酈舒之事伯宗奮厲欲討其罪此伯宗

非狂也非輕也是亦理之正也討伐有罪征高俘臆雖聖賢亦有所

誅伐宗伯何愧焉事雖無愧至於所以設謀者因其言伐則曰後之

人或者將敬奉德義言赤狄後人或能以事神人德以事神而申固

其命神人以和若之何待之待此之時不嗚呼是誠何心哉意在幸

子懼人之亂矣詩君子如此未聞懼人之治也伯宗之今林父則

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此林父伯宗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此伯

非處心積慮可謂忍矣夫一人處心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斷以

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深得春秋人苟心不在於善承上文

言凡所遇之事以不善之曲固曲也事之曲者直亦曲也雖事之直

非善補註東萊

非善補註東萊

於邪固邪也事之邪者固不待言正邪也雖事之王者猶未免於邪董仲舒公孫弘同事

武帝矣仲舒治春秋弘亦治春秋世皆內仲舒而外弘何也劉向谷

求同事成帝矣劉向奏諫疏谷永亦奏諫疏世皆右向而左求右謂

左謂下之何耶問說弘之春秋人之所以羞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弘之心術多詐故書

所累求之諫疏人之所以喜攻之者心累其言也求之心術不正攻言為心所累并

辱稜陵隋兵入陳上後主自投于并軍人以繩引之乃與張貴妃孔

泉貪交廣廣州有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習吳隱之為果誰為之累

者人累并耶泉耶人耶并非能使人辱人自辱耳泉非能使人貪人自貪耳

鄭公子曼滿欲為卿宣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家語欲為卿伯家言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雖弗通之矣問一歲鄭人殺之

內闇則外求外求則內虐是理也樂內之君子不言而喻慕外之士

所當深省而力戒也在易豐之離曰豐其屋鄣其家闕其戶闕其無

人三歲不覲凶萬物皆備於我則吾室中之藏豈不夥哉今歎然以

其家為不足而屋是豐捨內而求外殆有鄣之者矣使其家不為物

所鄣反視內觀洞徹明白必不卑吾道德之尊而外求爵位之尊也

必不貧吾禮樂之富而外求貨賄之富也必不薄吾仁義之味而外

求膏粱之味也其所以皇皇求外之豐憂秩不高憂權不專憂勢不

隆憂祿不厚者特以其內闇耳內闇日深外求曰急激水升陵其淵

必涸傾資結客其褚必單吾耳吾目吾股吾肱吾心思吾神氣盡用

於外以求其所大欲則其內安得虛乎將見如腹之枵如壁之立如

磬之垂枵然而空無所有矣此所以闕其戶闕其無人至於三歲之

久猶無所覲也亦嘗聞夫子之繫乎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間

其無人自藏也外求之徒所以求非所求望非所望其心浮游猖狂

至欲翔於天際者無他焉昏濛鄣塞不見其胸中之天而已矣有能

發其部而還其曾中之天回翔上下四顧無極安肯近捨吾天而思
遠翔於天際乎闕其戶闐其無人而釋之以自藏者此微言也人之
曾中何所不有大與天地並明與日月俱峻與山嶽齊深與江海埒
顧乃聞之而一無所覲向來之蘊蓄運用皆安所往是豈他人之所
能掩藏乎馳騫浮競以泊其真已有之而已蔽之自藏而非有藏之
者也易之戎夫子之繫反覆切至得非深憫慕外之士將按之於聲
利之塗歟嗚呼室雖部未嘗墮也人雖無未嘗亡也士也苟歟豐臺
之心久其明於內則徹其部而見前日之人矣內闡除則外求息外
求息則內震實是特一反掌間耳惜乎士終鮮能自還此爻之凶如
鄭公子曼滿欲為死者蓋項背相望也二子伯廖舉此爻以摘其失
似中其病然玩其辭意不過取三歲而覲之語以為曼滿將死之証
殆未盡其義故吾本大易之指附著於末

鄭伯敗楚

宣九年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芬國人。楚子伐鄭

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月矣。宣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

其與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楚盟辰陵鄭徵事晉

宣十一年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徵事

于。楚圍鄭楚敗晉於邲晉侯復荀林父。宣十二年春楚子

入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官且巷出車吉楚子退師鄭人修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左右曰不可許

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而許之平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云云云夫其敗也如日月

之食焉何損於明。赤狄伐晉晉殺先穀。宣十三年秋赤狄

晉侯始復其位。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

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晉

示鄭以整。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

人懼使子張伐子良於楚鄭伯如楚。晉賞荀林父士伯

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晉賞荀林父士伯

五年晉侯賞荀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片言而判者議之易決者也晉楚爭鄭載於史者詳矣是非曲直皆片言而可定也柳楚之勝鄭激楚也頽北之遂晉侵鄭也辰陵之盟鄭負晉也子良之言前智而後愚也圍鄭之役討其罪也哭陣之譎紆其死也皇門之退哀其窮也楚鄭之事小詐而大共也先穀復也中行弱也會之彼也首知已也厥分惡也書察姦也原屏黨而錡旃賊也先濟之鼓志不定也舟中之指軍無律也敖前之覆備有先也禁軍汰而作宮遜也荀之宥德掩責也彘之滅過作非也蒐之整弱示強也曲梁補過而爪衍導言也凡晉楚鄭三國之故無慮數十條皆可判於一言之下是故釋壯之所厭聞師生之所餒講曾何足深論乎吾請撥前人之未發者論之晉楚之相遇也孫叔敖不欲戰而伍參欲戰楚子違叔敖而聽伍參卒有邲之勝論者必將咎孫叔敖之無謀矣抑不知叔敖令尹也伍參變人也三軍之進退國政之大

綱繫焉今不出於令尹而少於變人雖幸一時之勝而一國之大綱自是而亂矣以一勝而亂一國之綱是以鴻毛易泰山以敵發易天下豈不可甚惜哉使叔敖之謀果非伍參之謀果是猶不可長况叔敖之謀未必不是乎晉楚不務德而力爭收師而退免斯民暴骨之患所全者多矣纍俘振凱震威擊而示得意庸人之所誇而慮遠者之所憂也叔敖之謀其可厚非哉嘗深繹叔敖之心見其炯然之誠貫日月洞金石而後世莫或知焉叔敖主退者也伍參主戰者也楚子既黜叔敖之謀矣不忠者居叔敖之地必幸師之敗以實吾謀至於衆人亦將拱手熟視置軍旅之事而不問也及楚子之逐趙旃叔敖亟畫先入奪軍之策車馳卒奔以乘晉師惴惴然惟恐楚之不勝反若主戰之尤者獨何歟蓋當是時叔敖之忠誠奮發惟知有吾君而已已之勝與負不暇恤也參之中與否不暇恤也勝負中否皆

不入於曾中獨吾君之是狗嗚呼此真事君者也此萬世為臣之大法也吾惜其叢立錯列於重編沓簡之間世不復異目視之故出之以與學者共

晉會狄于攢函

宣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狄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已服之民不可過求已馴之虜不可過責流亡之未集也姦寇之未殄也搶攘之未定也為人上者憫懼乎憂民之未服手朽索而足淵冰撫之摩之顧之復之游之泳之如護元氣如保赤子惟恐有一髮之傷至於寓內清晏怨誅息而謳歌升為人上者遂謂民既服矣何令不從何索不獲既攫其雛又覆其巢既捋其葉又斧其榦民始不勝其求焦然思亂殆求之之過也我虜之禍何莫由斯平城之弩其

泉之烽燧書之侮尺牘之倨

見國奴傳

腥羶倭縱驅引弓之民南面與漢

天子爭為長雄當是時雖欲左右當戶之群解辯束衽猶或難之况

欲屈單于之膝哉逮至渭橋受謁之後虜勢折矣元成哀乎接于新

莽主昏臣庸徒恃虜之已馴而責之無已阻其朝焉丐其壤焉制其

條焉奪其璽焉虜不堪其責背叛掠故態復作是非虜之不馴殆

中國虐之而不容其馴也先王之待戎虜急其悍而緩其馴故戎虜

之困必託命中國以求息肩之地豈若後世為戎悍則奉之馴則責

之是長欲其悍而不欲其馴也凡入之情寧為人所奉乎寧為人所

責乎戎虜雖愚其亦知所擇矣利害相形彼安得不以彌兵窺塞為

大利奉琛入貢為不祥哉晉卻成子之論其有見於此矣衆狄附晉

之始諸大夫侈然驕溢諱一動之勞乃欲坐而召狄嗚呼諸大夫忘

衆狄未附之時乎冑鋒鏑蒙甲冑面夷身創者未嘗絕也其未附則

不敢避攻戰之苦其既附則遽欲單行役之勤何其志之易變耶邵成子獨知馭戎虜之道不可恃其馴而煩其責遂以能勤有繼之說曉譬諸大夫次于攢函以會衆狄屈已而不勞彼終得衆狄之懽心向若從諸大夫之議則衆狄必謂吾附晉屬耳一日已召我於會庸詎知二之日三之日不召我而征役之乎庸詎知四之日五之日不召我而剪剝之乎釁端亂兆未必不基於此時也或曰戎虜之性凌之則懾柔之則驕諸大夫之召狄其或出於此歟曰陵之則懾柔之則驕固戎虜性也中國而戎虜云乎哉

楚子從申叔時諫復封陳

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

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也吾齊小入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凡言必有端發端自我則我輕而彼重發端自彼則我重而彼輕臣之事君則無彼我之間亦非有上挾輕重之地也然自古善諫其君者未嘗肯自發其端必回翔容與待其君之先發始徐起而收之是豈若戰國策士捭闔之為哉蓋發之自我而不自君則言者瀆聽者慢吾懼其諫之無力也俯首而告人者有拒而一從仰首而告人者有從而一拒說豈有二哉勢隨地而改心隨聽而移也是故君子將進諫於心必自其發言之端始楚子之縣陳也申叔時既知其非曷為入見而不亟諫哉入見亟諫是叔時自發其端而求楚子之聽也以卑而求尊之聽其聽其否皆付於不可知之中疇能自必乎於是

不言縣陳之失圖入見不賀以生楚子之疑以致楚子之詰推問端而使楚子自發之楚子果懷不能已遽詢不賀之由嗚呼楚子之口一啓而操縱予奪之柄已入叔時之掌握矣乃從容進蹊田奪牛之喻立談之間主意開悟而後陳之封用力省而成功速者無他焉蓋楚子渴聞叔時之言而非叔時企望楚子之聽也向使入見之初即進此喻則楚子之聽豈如是之捷哉同是喻也進之於楚子未問之前則如土莽進之於楚子既問之後則如鼎鐘毫釐之差用捨判焉吾是以知善進言者又不若善知時者也抑又有大者焉楚子悔悟將反陳之地又問於叔時使他人承此問必躍然慶欣然賀蚤躍鰲并不知措身之所矣叔時之處此何其甚暇而有餘也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改如是之過成如是之善曾無一毫贊譽之辭賢略簡易如家人父子相與語米菹鎖事者則叔時方寸之地豈謏謏者所能窺哉大憂不慄大喜不搖閱量遠度雖委之六尺之孤投之百里之命殆未足為增損也後世之士豈無愛君愛國之志哉所養不堅為事所動其志先昏其神先沮倉惶端汗顛倒弁冕奔走而告諸君氣竭語盡而其君總以嘻笑遇之幸而君意稍回則不勝其喜墮玉失舄君之言方一而獎之者已百君之言方十而獎之者已千淺中狹量驟諫倏喜非特其心易滿適所以驕其君而使之易滿也噫安得如申叔時者與之論事君哉

楚子伐蕭

宣十二年冬楚子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管并不條之若為茅經哭并則已明日蕭潰

以物為惠惠之粗以城為守守之下楚師之圍蕭也衣雖寒而三軍

之士不寒蕭人之受圍也城未破而還無社之心先破蓋以卒伍之
賤而得勞拊於其君固已不啻重璽純綿之温至於士心內離則雖
雉堞天立百倍於蕭之城亦將隨之而潰矣惠豈在物而守豈在城
耶世儒習聞此說也遂以謂善言煖於布帛物皆可廢人心險於金
湯城皆可墮審如是則武王大巡六師慰藉獎勉政煩泰牧二誓矣
而爵之五十之三才之散粟之發胡為汲汲繼之書武成彼周家積德
累功夫豈不得人心者而詩雅所載城東方朔方之類果何謂也太
抵惠有名有實不可偏勝守有本有末不可獨遺名實相資然後其
惠孚本末並用然後其守固楚王之勞拊不待有實而人佩其惠者
以其方在塗耳使其居國左府右庫坐視師人之寒高錡而不肯發
徒欲以空言悅之堂堂三軍豈可如嬰兒孺子給之乎蕭人既失心
苟又無數仞之城則楚師一呼魚潰鳥散所以猶及明日而陷寬一

夕之期者城之功也向使衆心成城與版築之城互相表裏雖如強
楚豈能遽搖之哉物固不可恃也輔以誠意則聖人之惠也城固不
可恃也輔以人和則聖人之守也君子之論止於中而已矣以誠為
輕物為重者固不足責若曰我專任誠而廢物亦非中也以人為輕
城為重者固不足責若由我專在人而廢城亦非中也君子之論止
於中而已矣唐德宗之狩奉天嘗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而不能得
憫然而遣之見本紀士竟為之用蓋哀其窮而感其誠領憫然之意固
踰於五袴之賜矣是人雖未有得袴之實而深體德宗有無袴之實
也世謂德宗以名使人吾獨謂德宗以實使人也方德宗雄據都邑
之時犒軍少糲遽致涇原之變食糲尚耳况無袴乎當其豐則有食
猶足以生亂當其窮則無袴猶足以使人信矣人之不可欺也奉天
之難雖渾城韓游懷不二心之臣盡死以扞社稷當梯衝並進君臣

相泣之際非前築奉天之城則忠臣義士亦何所致力耶吾又知得本果不可忘末也世儒之論可盡信哉昔孔門之論兵食必曰不得已而去末嘗得已而欲去之也論語其亦異於世儒之論矣

公孫歸父言魯樂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王意歸父君魯而譽魯之樂必是奔齊嗜利雖非晏子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二句出莊子悵然傷感之意遲遲其行者亦聖人去父母國

之道也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士思者聖愚之所共接上生下公孫歸父

懷於魯見本題註曷以獨為晏氏之所譏設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正也

離去父母之邦而思念者此性情之正也儀之琴居北而音南昔因楚人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曷之吟身

楚而聲越曷越人在楚而為越吟事見戰國策是固情之不可解桑梓之念重而仁人君子

之所許也情得其正無可譏者困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應上去曷有居

其國而知其樂者乎此歸父所取譏也默在阱則思壙譬如獸墮於阱當

其走壙未嘗知壙之樂也在壙則與壙相忘矣鳥在籠則思林譬如鳥入於樊籠然後思在林

樂當其棲林未嘗知林之樂也在林則與林相忘矣歸父方君魯借獸走壙鳥棲林時而

喋喋以魯樂告人見晏相子以言魯樂自非不安其常而嗜其利何自而知其

樂哉以棄常嗜利斷歸父一篇主意在此岱之山泰山洙之水洙泗之水五父之衢五父衢名大

庭之庫魯其內有大庭氏之廬於其城闕井邑物產土俗皆所飲開而厭見者

孤而育焉初生垂孤時產育於此地髻而嬉焉幼小垂髻時嬉於此地弁而游焉及長加冠時游息於

此固非驟見而忽聞見之已徐聞之已熟胡為而誇語於人哉豈有甚樂之日

飯稻梁未嘗以告人以其常一得熊蹯牛心之饌則譽其珍熊蹯熊掌也

其非常所食也歲衣布帛未嘗以告人以其常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

美以其非常吾是以知歸父之譽魯樂必棄常而嗜利也斷以棄常主意

嗜利乾沒不已康衆人之利為已雖非晏氏固可指期而俟其亡矣此乃取

不待晏相子至樂之地人皆有之如結尾所引孔惟不能有其樂而

樂移於物不知自有其樂故馳騫而忘反流而忘反權寵之樂勃如

也推勢恩宥詞華之樂驕如也文詞華藻聲色之樂昏如也色昏人

志改遊之樂蕩如也田獵遊宴是皆陋人之所樂陋人無君子之所

哀知識君子哀之者豈預憂其禍之至哉非其事之可哀鴟鴞嗜鼠

得鼠則樂且子餘反帶蛇也唧咀唧咀之何等臭腐外物之

蛇而忻慕耽惑世人皆淫以身償而不悔雖沒其身此固達者之所

甚憐也達於理者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悲君子固矣必悲其將

亡哉不待料其必吾嘗聞孔顏之樂矣謂至樂之也人皆有之者蓋

樂其樂而未嘗倚於一物也自有其樂而請問孔子之樂曰飯蔬食

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在於外物請問顏子之樂曰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然則飯也飲也曲肱也飯蔬食

飲之非孔子之樂也樂不倚特樂在其中而已程子曰非樂蔬食飲

能改其樂也簞也瓢也陋巷也一簞食一瓢非顏子之樂也樂不倚特不

改其樂而已程子曰非樂簞瓢陋巷也蓋即六物而求孔顏之樂邈

不可得意者孔顏之樂果宵然而無物耶設疑彼所謂樂在其中者

在之一辭必有所居也在有所彼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一辭必有

所指也其有所居何所指吾黨蓋共繹之程子曰昔受李

秦仲尼顏子樂處折奈何事晦翁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欲使李

者深思而自得之此篇結尼之意謂牽於此意可深長推者詔謂此

傳叙中第一篇子而丘本不取蓋未可曉

汝水文峯 胡 嶽英 錄正

151

大正

三氏博議卷之二十五 終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white patch.

